

## “昆曲新美学”的未来

只有沉下心来，打磨出具有中国特色、中国风格、中国气派的高水准艺术精品，才有可能用伟大而古老的戏曲艺术，给今天的人们讲好中国故事，展现中国精神，甚至在国际舞台上自信地表达中国美学与民族精神的生生不息。

□ 撰稿 | 王悦阳

前不久，青春版昆剧《牡丹亭》“再出发”，回归到“梦开始的地方”——苏州大学存菊堂，依旧的一票难求，依旧的典雅精致，依旧的朴素礼堂……不同的是，原班人马依旧的他们，都已从青葱少年成长为当今昆剧舞台上的中坚力量，而台下的观众，经过19年的更迭，越来越年轻，越来越青春。今夕何夕，感慨系之，白先勇先生当年的“青春梦”——通过内地与港台文化精英共同努力的“昆曲复兴”，为古老伟大且生生不息的传统文化，在新时代的全面复兴，创出一条行之有效、守正创新的康庄大道。

在我看来，白先勇老师的“昆曲新美学”观点，首先在立意上，符合昆曲数百年发展、成熟、兴盛的基本规律，昆曲由诞生到走向“两百年全民审美痴迷”（余秋雨句），最重要的原因恰在于高浓度文化的参与与介入，使之成为诗书画词曲文一脉相承的高雅、精致的文化精华，成为一种写意、程式、虚拟的艺术精品。而“昆曲新美学”所为之集合的内地与港台大量文化精英、艺坛大师参与其中，细心打磨而成的“青春版”《牡丹亭》，恰恰与当年昆曲兴盛的条件与原因暗合。

具体到“昆曲新美学”的表达方式，可以总结为“情与美的青春表达”。情感是沟通古今，跨越时空、地域与文明最重要也是最基础的核心，牢牢抓住对情的表达，就立住了其精神价值与根本所在。与此同时，用极致的“美”的方式加以展现，拉近了古代与现代的距离，成为打动人内心的艺术享受。另外就是“青春”的表达，青春的演员，年轻的观众，这两支大军是古老昆曲艺术在新时代传承发展的最重要力量，缺一不可。近二十年来，“昆曲新美学”每一部作品的问世，都使得古老的昆曲艺术焕发了新生，学习传承老



青春版《牡丹亭》剧照。

一辈艺术精华的年轻人增多了，欣赏喜爱甚至走上研究学习之路的青年人，特别是高校学子也增多了。从这一点上来看，“昆曲新美学”一系列的实践与坚持，功不可没。

而“昆曲新美学”的表达方式——“尊重传统但不因循传统，运用现代但不滥用现代”的思想，则与梅兰芳大师提出的“移步不换形”异曲同工，英雄所见略同。这一原则既能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传统戏曲“戏以人传，口传心授”的优良传统，又能根据不同剧目、不同行当、不同演员，深入挖掘角色内心情感与当代观众的共鸣，找寻古老戏曲程式化表演在当代舞台上的精致呈现，使之既保留传统精华，又兼顾守正创新，其中的经验、教训与美学思想，亟待研究者、从业者乃至各大戏曲院团好好深入研究、整理与弘扬、实践。

尽管“青春版”《牡丹亭》问世至今已有19年，演出近四百场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昆曲传人与不计其数的戏曲观众，甚至衍生了“校园版”令人感动，但窃以为，“昆曲新美学”的艺术思想与表现方法，包括其文化影响力，至今依旧远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与肯定，在演出市场日趋繁荣多元的今天，白先勇老师及其“昆曲义工”大团队历时十余年所打造的“昆曲新美学”概念，其根本意义恰在于植根传统，立足当下，培根铸魂，坚定文化自信，这无疑是戏曲艺术领域的一次“中华文明探源”，只有沉下心来，打磨出具有中国特色、中国风格、中国气派的高水准艺术精品，才有可能用伟大而古老的戏曲艺术，给今天的人们讲好中国故事，展现中国精神，甚至在国际舞台上自信地表达中国美学与民族精神的生生不息。由此而看，“昆曲新美学”的未来，依旧任重道远，大有可为。■

### 信息

#### 本源之画——超现实主义与东方

近日，“本源之画——超现实主义与东方”在西岸美术馆举办。展览将溯源此前未曾被充分讨论过的超现实主义与东方文化的关系，借由胡安·米罗、安德烈·马松、赵无极等诸多超现实主义和抽象主义画家的作品，着重展现这一艺术流派的抽象特性，另辟维度审视超现实主义，引领观众步入一趟追寻20世纪人类思想文明轨迹的精神之旅。展览为西岸美术馆与蓬皮杜中心五年展陈合作项目。